

我读王安忆是从她的《雨，沙沙沙》开始的。因为我是林斤澜迷。林斤澜在北京西山“云游”，接到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电话，编辑部又开车找他，送篇目，要他为《北京文学》1980年年选小说作序。于是，他凭记忆写了序。现在我只记得其中一句：“王安忆的《雨，沙沙沙》，叫多少读者心里‘沙沙沙’啊。”

我后来读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、“三恋”，都很着迷，都很激动。后来的小说，个人觉得不大好看。我曾经问王安忆，哪个作品自己最满意，她说是《天香》。我读《天香》读了一半，放下了。近来的《匿名》，也不好读，但我还是陆陆续续在长沙的雨天中把它读完了。那么一点点素材，我好像在读哲学书，最后像是读出一个大寓言。

不佩服王安忆是不行的。《长恨歌》还是喜欢。写人世沧桑，写时代悲剧，写生命韧性。王琦瑶这个人物在王安忆小说人物中是非常抢眼的，悲剧人物折射苦难时代。里头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“本家”：“程先生”。多么善良，多么仁厚，却又多么尴尬，多么难受。我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：“我钦佩炫技型的作家（如马原），我钦佩陶醉型的作家（如汪曾祺），而我更加敬仰如林斤澜这般介入型的作家，艺术地解剖社会、关怀人性、警世警人……”2013年，我曾经给王安忆的先生发过一个短信，我说：“王蒙对中国文学有贡献，但文学不是顶级。贾平凹应该算第一。安忆莫言余华还真难说。莫言不节制，主要毛病是文字粗糙，但一翻译，贾平凹王安忆语言美的优长便消失了。”《长恨歌》合我的“景仰”。贾平凹的《废

旧作新读

王安忆与《酒徒》

程绍国



王安忆近照

都》《秦腔》，莫言的《檀香刑》《生死疲劳》，余华的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都是我认真读过的“景仰”的作品。还有一个作家我也敬佩：阎连科。只是觉得过于峻急，火气太猛，艺术力便蒸发削弱了。

而王安忆与阎连科不同，读者看到最多的是“人文”，而不是“批判”。她的创作开辟了一个百花园，里头有各种各样的花。所多的是高大的广玉兰、桂花，低矮的茉莉花、栀子花……而不是热烈的杜鹃、带刺的蔷薇，更不是长着大脑袋的向日葵。

在温州，王安忆说：“林斤澜的写作，把自己逼入死角。”当时我在开车，心想有时间问其详。后来竟把此事忘了。很后来了我才短信问她，答曰：“我的意思是林的小说机关太巧，周转不过来，格局就受影响了。”她说的格局，应当与长篇中篇有关。林斤澜没有长篇。他说：“当年，长篇小说不能回避路线。人物必须是阶级路线上的人物，人物关系必须体现阶级关系。故事进行，必须体现共产党的政策，比如‘农村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’、‘集体所有制必然代替个体所有制’等等。长篇小说必须是诗史。孙犁五十年代中期写了长篇《风云初记》，主人公是个女的，有破鞋之嫌。偏离了路线斗争，孙犁挨批很厉害，因而神经衰弱也很厉害，痛苦异常。相比

之下，短篇有时好回避这些事。”久而久之，便定型了，而他的短篇极具匠心、极其独特，他独扛一面大旗。林斤澜足矣。

王安忆的“野心”是很大的。她说：“走上独特性的道路是二十一世纪作家最大的可能，也是最大的不幸。”在王安忆看来，独特性是很不够的，她的胃口就大了。她这样说，也是这样做的。王安忆不讲究“机关”，短篇中篇长篇总是多变，总是不愿重复自己。她尝试着小说的多种可能性。手挥五弦啊。这是她不同于许多杰出作家的地方。这是艰难的，也是极其可贵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做到了。

王安忆的《酒徒》（原载《钟山》1999年第二期），是一个短篇。16927字。写什么呢？喝酒。喝酒的左右前后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。写喝酒能用这么多字吗？是

的。她写喝酒的局面，写喝酒的情势，写喝酒的节奏，写喝酒的形态，写喝酒不成规矩的规矩，写喝酒的种种表现，评价各种各样的酒，直到写酒徒的结局：“他撇了一筷菜，停在半当中，让孩子看他的手抖，告诉说：‘喝酒喝的。’”“他的朋友喝死了。”

有故事吗？好像是有的。你看：“关于这个酒杯轻轻一撩的情形，后面还将提到，是事情的关键部分。”又说：“这一个细节，也是引起后来事故的因素。”还说：“这句相当善意的玩笑，也成了后来事故的因素之一。”读着，读着，故事其实却没有，“事情”也没有，更不用说通常意义上的什么“事故”。王安忆虚晃一枪又一枪，让你读下去，读下去。她的语言是很美的，你能读下去，读下去。读到最后，“将酒杯轻轻一撂，两手相互抹了抹袖子，完了。”你上当了。

人物只有一个“他”。“他”，是泛泛的人，只是一个把种种喝酒串联起来的人物。后来出来一个大学生“小什么”，算是搭了一个小说的架子，仅此而已。

写作的人服气不服气呢？我是彻底服气。不是因为“我是个写作的人”，主要是因为我是个“酒徒”（当然她不是写我）。她用那么多文字，却只写喝酒一件事。没有生离死别，没有悲欢离合，没有惊心动魄，没有回肠荡气。却把人间

喝酒写得很有情趣，很有层次，很是饱满，很是精到，极见功夫。

在我有限的接触中，王安忆和他的先生是不怎么喝酒的，至多红酒一小杯。也就是说，作家不一定写自己的经验，王安忆的眼睛（观察力）是毒的，她的脑筋（想象力）是超群的。而王安忆毕竟不是“酒徒”，她露出了不是“酒徒”的“马脚”：

他老太婆已经管自己睡了，邻家的院子也都灭了灯。四下里静静的，却有一股花香沁了进来。说香也不是香，只是一股气味，清爽的，新鲜的，有点水气，又有点土气。其实，也不是什么花，只是夜的气息，那些白昼里被人的潮热声气压着的，万物的气息。瓦，砖，墙角的土，土里栽的树。树的杆，根，枝，叶。花的茎，瓣，蕊。草的齿和须。还有水缸里的水，缸壁上的青苔，水里积起着些的微生物。白天还都是干枯的，现在经露水浸润，气息就漫开了。

这是全文唯一不写喝酒的段落。“他”虚岁七十，家摆酒宴，已是喝到“七分的尺寸”，宴罢“小什么”又来，提来四瓶剑南春，前后开了两瓶，喝酒至深更半夜。应当说，这个时候，人的鼻子是迟钝了，不管用了，即使味觉也失灵。比如通常酒人喝红酒，开始还能品出好或次，后来就不知道了。——两个接待办的朋友亲口对我说，开始喝的都是茅台，后来都给“本地烧”。“九分的尺寸”，不胡言、不失忆、不跌跤就算不错了。所以，不明朗的“气味”根本闻不到。王安忆不是“酒徒”。

当然，艺术不讲究对不对，而讲究美不美。《酒徒》写得很美，是写喝酒的绝唱。

用古人的视角再现北宋汴梁城

——读《隐忧与曲谏〈清明上河图〉解码录》

林璇

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一幅有着独特魅力的作品，四次被盗又五次进宫，从北方流落南方，最终回到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。而它每每现世，总会引起一阵热潮。前年故宫的“石渠宝笈特展”似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特设的展览一般。那段日子我时常听周围朋友议论，去故宫排了几个小时的队，从故宫午门走到武英殿，又等了许久才得以进到《清明上河图》展区。可惜只是草草而过，未得仔细观瞻，便离开了。好在现今科技发达，在网络上能看到原版高清图，细节也是详尽。面对这幅中国古代风俗画的巅峰之作，虽然在各类美术书籍中，已读过它的相关材料，但是我心中仍充满着无限好奇，遂在书店中买了这本《隐忧与曲谏〈清明上河图〉解码录》。

《隐忧与曲谏〈清明上河图〉解码录》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晖先生所著。我很幸运，研究生时成为了余先生的学生，听过余先生讲的好些课，听课的心情就如我读这本书时一样，激动且欢喜。这本书很好看，即便不做此项研究或少有美术史的知识，仅仅把它当作闲余时的读物，也是极有意思的。在开篇的内容提要中，余先生写道：“本书力求以新的观察角度和研究方法，解开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卷内藏

着的层层历史密码。”

《隐忧与曲谏》有着余先生精心布置的逻辑关系，环环相扣。开篇触及少有人触碰的问题——张择端其人。张择端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，大多在研究《清明上河图》时，少有提到对于张择端本人的研究。本书用了近一章篇幅逐字逐句分析《清明上河图》卷后金人张著有关张择端本人的题跋部分，还原古文语境，依据历史文献而做出了逻辑推断：

“游于京师”这个词在北宋有着特别的含义，将这个词放到当时的语境里，才能真正读懂其意。“游于京师”并非在开封漫游学舍书坊，是特指为考进士而到京师求学。

几句文字大致勾勒出张择端的家庭和教育背景。而之后的“张择端是‘后习绘事’，可见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专攻绘画。一个士子在京师从‘游学’转向以‘绘事’为生，这在古代尤其在科举制度完备的宋代等于重新选择了生活道路。究其原因，无非两种可能性，其一是科场失利，其二是因家道衰败致生活拮据，难以继续维持读书生涯。张择端的绘画生涯属于半路出家。他新的谋生手段就是‘本工其界画，尤事于舟车市桥郭径’。‘界画’是一种借助直尺表现建筑的绘画，张著只称颂了张择

端的界画，没有提及他的人物水平。”一段，又写出了作为画家的张择端的样貌。画家创作的作品一定不会脱离画家本身存在，对画家的思想、学术、眼界和技法等背景的考究，影响着对画作的理解。张择端能将北宋汴梁城清明节前后的场景描绘得如此细腻生动，必定是其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亲身感受的。

余先生对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细节刻画也逐一分析，甚是详细，仅举卷尾一个“解”字，便引出了一段考证解读：

必须将“解”字铺的功能与周围建筑环境的特性综合起来进行研究。其周围是中高档旅店聚集地，包房居多，如“久住王员外家”“久住曹三……”等，王员外家的楼上有一位士子正在发奋读书，似准备参加科举。这个外面的凉棚与挂“解”字招牌的店铺是一家，是“解”字铺的“侵街”之处，这个“解”字当为“解命”之意，凉棚下的老者是“解”铺的主人——一个算命先生，他手持纸扇，傲慢地仰着身子向十个听客逐个测算着他们的考试命运。

之后又引用了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和王安石《王文公文集》，表明北宋真实生活中，确有举子在科考前解开命理之数的现象。而书前所述张择端生平，也印证了



《隐忧与曲谏》
《清明上河图》解码录
余晖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只有真实生活经历，才能够在创作中生动的表达。

余先生对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观点隐藏在书名中，“隐忧”——《清明上河图》从头至尾描绘了诸多社会问题，表现了画家对于北宋时期隐藏着的种种政治灾患的担忧，而“曲谏”则是《清明上河图》实为张择端上奏朝廷的一封谏书。书名中显而易见的观点却在最后才表达出来，通过《清明上河图》所画种种细节分析和逻辑推理，引导读者一步一步认同他的观点。读先生的书，就好似在听先生讲课，细腻而温润。或许他所陈述的观点与你之前的相左，但他并不急于推翻你之前的观点，而是旁征博引，用历史文献论证作品细节，不疾不徐将自己的逻辑推理娓娓道来。当细节一一呈现在你眼前时，你的观点便不由得臣服于他的陈述。

《隐忧与曲谏〈清明上河图〉解码录》完整地呈现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面貌，读懂了古人的语言，用古人的视角再现了北宋汴梁城，还原了历史。